

通鑑紀事本末

二

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
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王從之
止武安君而謝韓魏使黃歇歸約親於楚

韓釐王薨

子栢惠王立

四十三年楚以左徒黃歇侍太子寧為質於秦

秦置南陽郡秦魏楚共伐燕

燕惠王薨子武成王立

四十五年秦伐趙圍關與趙王召廉頗樂乘而問
之曰可救否皆曰道遠險陜難救問趙奢趙奢對
曰道遠險陜譬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
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
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

韓釐王薨子武成王立

屋瓦盡振趙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

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聞入趙

軍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

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關與非趙地也趙

奢既已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而至去關與五

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

歷請以軍事諫趙奢進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至

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

趙奢曰請受教許歷請刑趙奢曰胥後今邯鄲許

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

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人

兵擊秦師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趙三封登爲馬
服者 穰侯言客卿竈於秦王使伐齊取剛壽以
與其陶邑初魏人范雎從中大夫須賈使於齊齊
哀王聞其辯口私賜之金及牛酒須賈以爲雎以
西陰事告齊也歸而告其相魏齊魏齊怒笞擊范
雎必膏體齒雎佯死卷以簣置廁中使客醉者更
溺之以德後令無妄言者范雎謂守者曰能出我
不必有厚謝守者乃請棄簣中死人魏齊醉曰可
矣兪雎得出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遂操
范雎去匿更名姓曰張祿秦謁者王稽使於魏范
雎夜見王稽稽潛載與俱歸薦之於王王見之於
穰侯雎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
逐之曰王至范雎謬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
侯耳王微聞其言乃屏左右跽而請曰先生何以
幸於寡人對曰唯唯如是者三王曰先生卒不幸
於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羈旅之臣也交踈
於主而所願陳者皆臣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
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
對者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然臣
不敢避也且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苟可以少有
輔於秦而死此臣之所大願也獨恐臣死之後天
下杜口塞足莫肯鄉秦耳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

今者寡人得見先生是天以寡人濁先生而存先
王之宗廟也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
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王亦拜范雎
曰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侯譬若走韓盧
而掉寒兔也而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
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王
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未敢
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
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
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
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敝起兵而

伐齊大破之齊幾於亡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今
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
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
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
楚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附則韓魏
因可虜也王曰善乃以范雎為客卿與謀兵事

四十六年秦中更胡傷攻趙關與不拔

四十七年秦王用范雎之謀使五入夫縮伐魏拔
懷

四十八年秦悼太子質於魏而卒

四十九年秦拔魏邢丘范雎日益無用事因承間

說主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
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
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
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
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
所謂無王也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
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
於國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臣又聞
之不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
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
筋懸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光管趙囚主父於沙
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觀四貴之用事此亦淖齒李
光之類也且夫三代之所以云國者君專授政於
臣縱酒弋獵其所授者妬賢疾能御下蔽上以成
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
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
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
王子孫也王以爲然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
陽涇陽君於關外以范雎爲丞相封爲應侯魏王
使須賈聘於秦應侯敝衣間步而往見之須賈驚
曰范叔固無恙乎留坐飲食取一綈袍贈之遂爲
須賈御而至相府曰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

怪其父不出門於門下門下曰無詭叔鄉者吾相
張君也須賈知見欺乃膝行入謝罪應侯坐責讓
之且曰爾所以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
之意耳乃大供具請諸侯賓客坐須賈於堂下置
莖豆其前而馬食之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
來不然且屠大梁須賈還以告魏齊魏齊奔趙匿
於平原君家

趙惠文王薨子
孝成王丹立

五十年秦宣太后薨九月穰侯出之陶

臣光曰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災害薦白起為將南
取鄢郢東屬地於齊使天下諸侯稽首而事秦秦
益疆大者穰侯之功也雖其專恣驕貪足以賈禍

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

廿九

蘇秦

亦未至盡如范雎之言若雎者亦非能為秦忠謀
直欲得穰侯之處故搯其吭而奪之耳遂使秦王
絕母子之義失舅甥之恩要之雎真傾危之士哉
秦王以子安國君為太子 秦伐趙取三城趙王
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為
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
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
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左師公徐趨而坐
自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
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尊
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尊耳太后不和之色

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羸
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
后曰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
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
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
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
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其子則為之計深媼之
送燕后也持其踵而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
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為之計
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
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

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
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
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
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國
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
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
齊師乃出秦師退

齊襄王薨
子建立

五十一年秦武安君伐韓拔九城斬首五萬
五十二年秦武安君伐韓取南陽攻太行道絕之
楚頃襄王疾亡病黃歇言於應侯曰今楚王疾恐不
此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

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不歸則咸陽
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是失與國而絕萬乘
之和非計也應侯以告王王曰令太子之傅先往
問疾反而後圖之黃歇與太子謀曰秦之留太子
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而陽文
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
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
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太子因變服為楚使者御
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太子謝病度太子已遠
乃自言於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願賜死王
怒欲聽之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

立必用歇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王從之黃歇
至楚三月秋楚頃襄王薨考烈王即位以黃歇為
相封以淮北地號曰春申君

五十三年楚人納州子秦以平武安君伐韓拔野
王上黨路絕上黨守馮亭與其民謀曰鄭道已絕
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受我秦
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其
矣乃遣使者告於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
吏民皆安為趙不樂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
獻之大王趙王以告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
故之利王曰人樂吾德何謂無故對曰秦奪韓食韓

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也韓氏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地受其利雖疆大不能徂以之於弱小弱小固能得之於疆大乎豈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受王以生平原君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以萬戶都三封其太守爲華陽君以千戶都三封其縣令爲侯吏民皆益爵三級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主地而食之也

五十五年秦左庶長王齮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於長平以按據上黨民王齮因伐趙趙軍戰數不勝亡一裨將四尉趙王與樓昌虞卿

謀樓昌請發重使爲媾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往請媾秦將不聽不如發使以重寶附楚魏楚魏受之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媾乃可成也王不聽使鄭朱媾於秦秦受之王謂虞卿曰秦內鄭朱矣對曰王必不得媾而軍破矣何則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夫鄭朱貴人也秦王應侯必顯重之以示天下天下見王之媾於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矣既而秦果顯鄭朱而不與趙媾秦數敗趙兵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頗失亡多而更怯不戰怒數讓之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所畏

穰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為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
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
膠柱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
不聽初趙括自少時學兵灑以天下莫能當嘗與
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
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
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
括不可使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
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交者以百數王及宗
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
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

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
者買之王以為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
毋置之吾已決矣母因曰即如有不稱妾請無隨
坐趙王許之秦王聞括已為趙將乃陰使武安君
為上將軍而王龔為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
將者斬趙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兵擊秦
師武安君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括乘勝
追造秦壁壁堅拓不得入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
軍之後又五千時名色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
絕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
待救至秦王聞趙趙食道絕自如河內發民年十五

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及糧食齊人楚人殺
趙趙人之食請粟于齊齊王弗許周子曰夫趙之
於齊楚扞敵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
亡趙明日患及齊楚矣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
焦釜然且救趙高義也却秦師顯名也義救亡國
威却彊秦不務爲此而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
弗聽九月趙軍食絕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急
來攻秦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趙括自
出銳卒搏戰秦人射殺之趙師大敗卒四十萬人
皆降武安君曰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
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
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
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五十六年十月武安君分軍爲三王齧攻趙武安
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上黨地韓魏恐
使蘇代厚幣說應侯曰武安君即圍邯鄲乎曰然
蘇代曰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君能爲
之下乎雖無欲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
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
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
韓魏則君之所得民無幾何人矣不如因而割之
以爲武安君功也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以攻

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邯鄲趙大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由是與燕侯有隙趙王將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三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攻王王無救矣趙王計未定樓緩至趙趙王與之計之樓緩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秦趙太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

秦之怒乘趙之敝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虞卿聞之復見曰危哉樓子之計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與者非回勿與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懸齊秦之深讎也其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具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至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音先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王封虞卿以一城秦始伐

趙也。延王問於諸大夫，皆以爲秦伐趙於魏便。孔武曰：「何謂也？」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承敝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已來，戰未嘗屈。今又屬其良將，何敝之承？」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羞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鷺雀覓屋，子母相哺，响响爲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鷺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鷺雀乎？」子順者，孔子六世孫也。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退而以病致仕，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荅曰：「行將何之？」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所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新垣固請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即自退，意者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子順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治，豈伊呂之不欲哉？執刀不可也。當今山東之國敝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齊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爲秦乎？」秦王欲爲應侯，必報其仇，聞魏齊在平原，君所乃爲好言誘平。

原君至秦而執之遣使謂趙王曰不得齊首吾不出王弟於關魏齊窮抵虞卿虞卿棄相印與魏齊偕亡至魏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意難見之魏齊怒自殺趙王卒取其首以與秦秦乃歸平原君九月五大夫王陵將兵復伐趙武安君病不任行

五十七年正月王陵攻邯鄲少利益發卒佐陵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王欲使代之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之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秦雖勝於長平士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一懸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

必矣王自命不行乃佞以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疾不肯行乃以王齮代王陵趙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平原君約其門下食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曰廷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北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乃與之俱十九人相與曰笑之平原君至楚與楚王言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毛遂按

劔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以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劔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也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人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

之所看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以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遂以毛遂爲上客於是楚王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王亦使將軍晉鄙將兵十萬救趙秦王使謂魏王曰吾攻趙日暮且下諸侯敢

救之者吾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遣人止
晉鄙留兵壁鄴名爲救趙實挾兩端又使將軍新
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說趙王欲共尊秦爲帝
以却其兵齊人魯仲連在邯鄲聞之往見新垣衍
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
爲帝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爲之民
也且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吾將使秦王烹醢
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先生惡能使秦王烹醢
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
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
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
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今
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
各有稱王之名柰何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
卒就脯醢之地乎且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其天子
之禮以號令於天下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
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
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官梁
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新
垣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吾請
出不敢復言帝秦矣 初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
致食客三千人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

大梁夷門監者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
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
坐坐不讓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
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
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
公子色愈和乃謝客就車至公子家公子引侯生
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及秦圍趙平原君
之夫人公子無忌之姊也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
於魏譚公子曰勝所以自附於婚媾者以公子之
高義能急人之困也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
至縱公子輕勝棄之獨不憐公子哉邪公子患之
數請魏王敕晉鄙令救趙及賓客皆稱士遊說萬端
王終不聽公子乃屬賓客約車騎二千餘乘欲赴闕
以死於趙過夷門見侯生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
臣不能從公子去行數里心不快復還見侯生侯
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今公子無佗端而欲
赴秦軍譬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乎公子再拜問
計侯嬴屏人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卧内而如姬
最辛力能竊之嘗聞公子為如姬報其父仇如姬
欲為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
晉鄙之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
兵言果得兵符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

不受有如晉鄙合符而不授兵復請之則事危矣
臣客未忘其人力士可與俱晉鄙若聽大善不聽
可使擊之於具公子請朱亥與俱至鄴平郤合符
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
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朱亥袖四十斤鐵
椎殺晉鄙公子遂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
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
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王以久圍邯鄲
不拔諸侯來救戰數不利武安君聞之曰王不聽
吾計今何如矣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君稱
病篤不肯起

燕武成王薨
子孝王立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

五十一

戰年

五十八年十月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十二
月益發卒軍汾城旁武安君病未行諸侯攻王齧
齧數却使者日至王乃使人遣武安君不得留咸
陽中武安君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王與應侯
羣臣謀曰白起之遷意尚怏怏有餘言王乃使使
齧賜之劍武安君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
焉魏公子無忌大破秦師於邯鄲下王齧解邯鄲
圍走鄭安平為趙所困將二萬人降趙應侯由是
得罪

五十九年秦將軍嫪伐韓取陽城負秦斬首四萬
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虜九萬赧王恐倍秦與諸

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人無得通陽城
秦三使將軍摎攻西周赧王入秦赧王首受罪盡獻
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赧王於周是歲
赧王崩

秦昭襄王五十二年河東守王稽坐工與諸侯通棄
市應侯日以不懌王臨朝而歎應侯伏請其故王曰
今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等皆畔內無良將而
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應侯懼不知所出燕客蔡澤
聞之西入秦先使人宣言於應侯曰蔡澤天下雄
辯之士彼見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怒使人
召之蔡澤見應侯禮又倨應侯不快因讓之曰子

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

五十一

錢耳

宣言欲代我相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
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君獨不日允夫秦之商君
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何足願與應侯謬曰何為
不可此三子者義之至也忠之盡也君子有殺身
以成名死無所恨蔡澤曰夫人立功豈不期於成
全邪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濼而身死者次也名
僇辱而身全者下也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
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闕天周公豈不亦忠且聖
乎三子之可願孰與闕天周公哉應侯曰善蔡澤
曰然則君之主惇厚舊故不倍功臣孰與孝公楚
王越王曰未知何如蔡澤曰君之功能孰與三子

曰不若蔡澤曰然則君身不退患恐其於三子
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羸縮與時變化聖
人之道也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
無變計竊爲君危之應侯遂延以爲上客因薦於
主王召見與語大悅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免王
新悅蔡澤計畫遂以爲相國澤爲相數月免 周
民東亡秦人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於黽狐之聚

燕孝王薨
子喜立

五十三年穆伐魏取吳城韓王入朝魏舉國聽令
五十六年秋王薨孝文王立以子楚爲太子

孝文王元年冬十月己亥王即位三日薨子楚立

三十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

五三

吳炎

是爲莊襄王

莊襄王元年呂不韋爲相國 東周君與諸侯謀

伐秦王使相國帥師討滅之遷東周君於陽人聚

周既不祀周比亡凡有七邑河南洛陽穀城平陰

偃師鞏緱氏 以河南洛陽十萬戶封相國不韋

爲守信侯 蒙驁伐韓取成臯滎陽初置三川郡

二年蒙驁伐趙定太原取榆次狼孟等三十七城

三年主齧攻上黨諸城悉拔之初置太原郡 蒙

驁帥師伐魏取高都汲魏師數敗魏王患之乃使

人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畏得罪不肯還誠門下

曰有敢爲魏使通者死賓客莫敢諫毛公誦公凡

信陵君曰公子所以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人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卒信陵君色變趣隹還魏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為上將軍信陵君使人求援於諸侯諸侯聞信陵君復為魏將皆遣兵救魏信陵君率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蒙驁遁走信陵君追至函谷關抑之而還安陵人縮高之子仕於秦秦使之守管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為執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之使吏導使者至縮高之所使者致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使之安陵君所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訖襄王以守此城也手受太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云子不與與焉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

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猛而自用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五月丙午王薨太子政立生十三年矣國事皆委於文信侯號稱仲父

始皇帝元年韓欲疲秦人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閒於秦鑿涇水自仲山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中作而覺秦人欲殺之鄭國曰臣為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為之注填閼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關中由是益富饒

二年趙孝成王薨子悼襄王立

三年蒙驁伐韓取十二城

四年春蒙驁伐魏取暘有詭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

魏安釐王薨子景湣王立

五年蒙驁伐魏取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等二十七城初置東郡

六年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秦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取壽陵至函谷秦師出五國之師皆歛去楚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踈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為彊君用之而弱矣於英不然先君時秦善楚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崑崙之塞而攻楚不侵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

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曰暮亡不能愛許鄢陵魏割
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
之日鬪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命曰郢春申君就
封於具行相事 秦拔魏朝歌及衛濮陽衛元君
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七年伐魏取汲

蒙騫卒

八年韓桓惠王薨子安立

九年伐魏取垣蒲

楊端和伐魏取衍氏

十年文信侯免相出就國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
來仕者皆為其主遊間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
逐客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昔穆
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

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

五

徐補

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并國二十遂霸西戎秦
公用商鞅之灋諸侯親服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
之計散六國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彊公室
杜私門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
於秦哉夫色樂珠玉不產於秦而王服御者衆取
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
逐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
也臣聞太山不辭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
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此五
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
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而櫛盜糧者也王乃

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李斯至驪邑而秦王
卒聞李斯之謀陰遣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諸侯
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
其君臣之計然後使良將隨其後數年之中卒兼
天下

十一年趙人伐燕取狸陽兵未罷將軍王翦相齎
楊端和伐趙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闕與撩陽相齎

取邺和安陽

趙悼襄王薨子
幽繆王遷立

十二年發四郡兵助魏伐楚

十三年相齎伐趙敗趙將扈輒於平陽斬首十萬
殺扈也輒趙王以李牧為大將軍復戰於宜安肥下

三十三

直隸紀事本末卷一

五十一

秦紀

秦師敗績相齎奔還

十四年相齎伐趙取宜安平陽武城 韓王納地

効璽請為藩臣使韓非來聘非因上書說王曰今

秦地方數千里師名百萬號令賞罰天下不如臣

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從之計大王誠

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二割

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

大王斬臣以徇國以戒為王謀不忠者也王悅之

不任用李斯嫉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

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

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知以灋誅之王以為然下

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令早自殺韓非欲自陳
不得見王後悔使赦之非已死矣

臣光曰臣聞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
及人之國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為
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以售其言罪固不容死
矣

十五年王大興師伐趙一軍抵太原取狼孟番等
遇李牧而還 初燕太子丹嘗質於趙與王善王
即位丹為質於秦王不禮為丹怒亡歸

十六年韓獻南陽地九月發卒受地於韓 魏人
獻地

十七年內史勝滅韓虜韓王安以其地置潁川郡
十八年王翦將上地兵下井陘端和將河內兵共
伐趙趙李牧司馬尚禦之秦人多與趙王嬖臣鄭
開金使毀牧及尚言其欲反趙王使趙葱及齊將
頰聚代之李牧不受命趙人捕而殺之廢司馬尚
十九年王翦擊趙軍大破之殺趙葱頰聚亡遂克
邯鄲虜趙王遷王如邯鄲故與母家有仇怨者皆
殺之還從太原上郡歸 王翦屯中山以臨燕趙
公子嘉帥其宗數百人犇代自立為代王趙之將
大夫稍稍歸之與燕合兵軍上谷 燕太子丹怨
王欲報之以問其傅鞠武鞠武請西約三晉以連

秦楚北媾匈奴以圖秦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
久令人心惛然恐不能須也頃之將軍樊於期得
罪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夫以秦王之
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
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
入匈奴太子曰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是
回丹命卒之時也願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以求
安造禍以為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
顧國家之大害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太子不聽太
子聞衛人荆軻之賢卑辭厚禮而請見之謂軻曰
今秦已虜韓王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趙不能支
秦則禍必至於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何足以當秦
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
之勇士使於秦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
之與齊相公則大善矣即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
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
得合從其破秦必矣唯荆卿留意焉荆軻許之於
是舍荆卿於上舍太子曰造門下所以奉養荆軻
燕所不至及王翦滅趙太子聞之懼欲遣荆軻行
荆軻曰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誠得樊將軍
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
乃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也

荆軻乃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太息流涕曰計將安出荆卿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提其脅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樊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遂自刎太子聞之奔往伏哭然已無奈何遂以函盛其首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遣荆軻以燕勇士秦舞陽為之副使入秦

魏景濬王薨子假立

楚幽王薨國人立其弟三月郝庶兄負勇殺

二十年荆軻至咸陽因王寵臣蒙嘉卑辭以求見王大喜朝服設九賓而見之荆軻奉圖以進於王圖窮而匕首見因把王袖而提之未至身王驚起袖絕荆軻逐王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灑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負劍負劍王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匕首擲王中銅柱自知事不就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遂體解荆軻以徇王於是大怒益發兵詣趙就王翦以伐燕與燕師戰於易水之西大破之

二十一年冬十月王翦拔薊燕王及太子率其精
兵東保遼東李信急追之代王嘉遺燕王書令殺
太子丹以獻丹匿衍水中燕王使使斬丹欲獻
王王復進兵攻之 王賁伐楚取十餘城王謂不
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
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王以問王翦王翦曰非六
十萬人不可王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
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王翦因謝病歸潁陽

二十二年王賁伐魏引河溝以灌大梁三月城壞
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
欲以五百里地易安陵安陵君曰大王如惠以大

易小甚幸雖然臣受地於魏之先王願終守之弗
敢易王義而許之 李信攻平輿蒙恬攻寢大破
楚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
城父楚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敗李信入
兩壁殺七都尉李信韓還王聞之大怒自至頻陽
謝王翦曰寡人不用將軍謀李信果辱秦軍將宜
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病不能將王曰已矣
勿復言王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
王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六十萬人伐楚
王送至霸上

二十三年王翦拔陳以荊至平輿楚人聞王翦益

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禦之王翦堅壁不與戰楚
人數挑戰終不出王翦曰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杜
涓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
對曰方投石超距王翦曰可用矣楚既不得戰乃
引而東王翦治之令壯士擊大破楚師至蘄南殺
其將軍項燕楚師遂敗走王翦因乘勝略定城邑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虜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攻遼東虜燕王喜

臣光曰燕丹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暴豈慮
淺謀挑怨速禍使召公之廟不祀忽諸罪莫大焉
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夫為國家者任官以

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是以官得其人
政得其節百姓懷其德四鄰親其義夫如是則國
家安如磐石熾如焱火觸之者碎犯之者焦雖有
疆暴之國尚何足畏哉丹釋此不為顧以萬乘之
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功隳身侈社稷為墟
不亦悲哉夫其膝行蒲伏非恭也復言重諾非信
也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首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
遠而動不義其筵白公勝之流乎荆軻懷其家養
之私不顧七族欲以尺八匕首疆燕而弱秦不亦
愚乎故揚子論之以要離為蛛蝥之靡聃政為壯
士之難荆軻石之刺客之靡皆不可謂之義又曰荆

朝君子盜諸善哉 王賁攻代虜代王嘉 王翦

悉定荆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會稽郡 初齊君

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

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齊王建立四十餘

年不受兵及君王后且死戒王建曰羣臣之可用

者某王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王取筆牘受言君

王后曰无婦已忘矣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

間金賓客入秦秦又多與金客皆為反間勸王朝

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

國齊三將入朝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

稷耶為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

四下 一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

卷二

亦反

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

之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

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

之百萬人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

以入矣鄔郢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

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

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豈特保其國家

而已哉齊王不聽

二十六年王賁自燕南攻齊粹入臨淄民莫敢格

者秦使人誘齊王約封以五百里之地齊王遂降

秦遣之六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齊人怨王建不

年與諸侯合從以聽姦人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
耶栢耶住建廿六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臣光曰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
國之利也昔先王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通
交饗宴以相繼不會盟以相結者無它欲其同心戮
力以保家國也鄰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
彊暴安得而二之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
者三晉之根柢一形勢相資表裏相依故以三晉而
攻齊楚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自撤其
藩蔽也安有以取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
攻豈不悖哉

二十八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

二十四

豪華亡秦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 王初并天下自以為德兼
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命為制令為詔自
稱曰朕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死而以行為
諡則是子議父 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諡
灋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
傳之無窮

二十七年始皇 巡隴西北地至雞頭山過回中焉
作信宮渭南已 更命曰極廟自極廟道通驪山作
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治馳道於天下
二十八年始皇 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

於是召集魯儒生七十人至泰山下議封禪諸儒
或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
而祭席因菹藉議各乖異始皇以其難施用由此
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太山陽至顛立石頌德
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
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於是始皇遂
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始皇南登琅
邪大樂之留三月作琅邪臺立石頌德明得意初
燕人宋無忌羨門子高之徒稱有僊道形解銷化
之術燕齊迂怪之士皆爭傳習之自齊威王宣王
燕昭王皆信其言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云

四百六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

五二

徐高

此三神山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船
去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及始皇
至海上諸方士齊人徐市等爭上書言之請得齊
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
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
之焉始皇還過彭城齊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
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
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能渡上問博士曰湘
君何神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葬此始皇大怒使
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積其山遂自南郡由武
關歸 初韓人張良其父祖以上五世相韓及

韓亡良散千金之產欲為韓報仇

二十九年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張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六索十日始皇遂登之罘刻石旋之琅邪道上黨入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堤坊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盧生使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云秦者胡也始皇乃遣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墻賈人為兵略取南越陸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五十萬人

三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

本六

徐高

戍五嶺與越雜處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迤而北築師於外十餘年

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冢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平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燬之非博士者

賦職天下有燕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
有敢僞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
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
禁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
可

二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塹
谷千八百里數年不就 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
王之宮廷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
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
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
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

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隱宮徙刑者七
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棹
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余於
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
驪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 盧生說始皇

曰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
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
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
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一複道甬道相連帷帳
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
有罪死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一身丞相車騎衆

善也中人以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
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捕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
後莫知行之所在羣臣受決焉者悉於咸陽宮候
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
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
者吾使人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
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
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
誦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
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
監蒙恬軍於上郡

二十六年有隕石于東郡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
地分始皇使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
燔其石

三十七年冬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左丞相斯從右
丞相去疾守始皇二十餘子少子胡亥最愛請從
上許之始皇西至平原津而病乃令中車府令行
符璽事趙高爲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
已封在趙高所未付使者秋七月丙寅始皇崩於
沙丘平臺丞相斯爲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
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輜涼車中故幸官者駢
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臣者輒從車中可其

宗事獨胡亥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之初始
尊寵蒙氏信任之蒙恬任外將蒙毅當席中參議
議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趙高者生
而隱宮始皇聞其彊力通於獄灋舉以爲中車府
令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趙高有罪始皇使蒙
毅治之毅當高灋應死始皇以高敏於事赦之復
其官趙高既雅得幸於胡亥又怨蒙氏乃說胡亥
請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爲太子胡亥然
其計趙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乃見丞相
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
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
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材能謀慮功高無
怨長子信之此五者皆孰與蒙恬斯曰不及也高
曰然則長子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
通侯之印歸鄉里明矣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爲嗣
願君審計而定之丞相斯以爲然乃相與謀詐爲
受始皇詔立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扶蘇數以不
能關地立功士卒多耗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日夜
恣望不得罷歸爲太子將軍恬不矯正知其謀皆
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扶蘇發書泣入內舍欲自
殺蒙恬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
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

欲安知其非詐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
扶蘇謂蒙恬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即曰殺蒙恬
不肯死使者以屬吏繫諸陽周更置李斯舍人為
護軍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會蒙毅
為始皇出禱山川還至趙高言於胡亥曰先帝欲
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以為不可不若誅之乃
繫諸代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輶車臭乃詔從官
之車載一石鮑魚以亂之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
子胡亥襲位 二世欲誅蒙恬兄弟二世兄子子
嬰諫曰趙王遷殺李牧而用顏聚齊王建殺其故
世忠臣而用后勝卒皆亡國蒙氏秦之大臣謀士
也而陛下欲一旦棄去之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
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
二世弗聽遂殺蒙毅及內史恬恬曰自吾先人及
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
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
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
二世元年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
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旁著大臣從者
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而還夏四月二世至咸陽
謂趙高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
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

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王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雖然有所未可臣請言之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此兩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二以此其屬意快怏皆不服恐為變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柰何趙高曰陛下嚴灋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又以宗室然後收舉遺民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上云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之乃更為灋律務

益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於是公子十二人僂死咸陽市十公主死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逮者不可勝數公子將閻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閻曰公子不臣罪當死使致灋焉將閻曰請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閻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公子高欲犇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服得賜之中

慶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
孝為人臣不忠不孝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
從死願葬驪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二世大
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
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二世可其書賜錢十萬
以葬復作阿房宮盡徵材士五萬人爲屯衛咸陽
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
輸菽粟芻稟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
食其穀 秋七月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起
兵於蘄是時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
勝吳廣皆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

四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

十二

錢耳

期澤皆斬陳勝吳廣因天下之愁怨乃殺將尉召
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
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
將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
爲壇而盟稱大楚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尉
攻大澤鄉拔之收而攻蘄斬下乃令符離人葛嬰
將兵徇蘄以東攻鉅鄆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比
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乃入據
陳 初大梁人張耳陳餘相與爲刎頸交秦滅
魏聞二人魏之名士重賞購求之張耳陳餘乃變
名姓俱之陳陳涉旣入陳張耳陳餘詣門上謁陳

涉素聞其賢大喜陳中豪傑父老請立涉為楚王
涉以問張耳陳餘畢餘對曰秦為無道滅人祿殺
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若
至陳而王之示天不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
道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敵多則力分
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
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云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
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懈也陳涉不聽遂自
立為王號張楚當是時諸郡縣苦秦澶爭殺長吏
以應涉謁者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
吏後使者至上問之對曰羣盜鼠竊狗偷郡守尉
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上悅陳王以吳叔為假
王監諸將以西擊潁陽張耳陳餘復說陳王請竒
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
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三
千人徇趙陳王又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
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
襄彊為楚王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陳王誅
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以上蔡人房
君蔡賜為上柱國陳王聞周文陳之賢人也習兵
乃與之將軍印使西擊秦武臣等從白馬度河至
諸縣說其豪傑豪傑皆應之乃行收兵得數萬人

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蒯徹說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而后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徹曰范陽令徐公畏死而貪欲先天下降君若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則邊地之城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君若齊臣侯印以授范陽令使乘朱輪華轂驅馳燕趙之郊即燕趙城可毋戰而降矣武信君曰善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陳王既遣周章以秦政之亂有輕秦之意不復設備博士孔鮒諫曰臣聞兵澶不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不可攻今王恃敵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陳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焉周文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二世乃大驚與羣臣謀曰柰何少府章邯曰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驪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周文走張耳陳餘至邯鄲聞周章却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還者多以讒毀得罪誅乃說武信君令自王八月武信君自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左丞相邵騷

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信君等家而發兵擊趙柱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信君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信君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趙王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楚之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黨

九月沛人

四

西漢紀事本末卷一

十三五

後指

劉邦起兵於沛下相人項梁起兵於吳狄人田儂起兵於齊劉邦字季初為泗上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劉季亡匿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數有奇怪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及陳涉起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眾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眾已數十百人矣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

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為陳利害父
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門迎劉季立以為沛公蕭
曹等為收沛子弟得二三千人以應諸侯 項梁
者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兵中兵
中賢士大夫皆出其下會稽守殷通聞陳涉起欲
發兵以應涉使項梁及相楚將是時相楚亡在澤
中梁曰相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
誠籍持劍居外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
召相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
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
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
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
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為會稽
守籍為裨將徇下縣籍是時年二十四 田儋者
故齊王族也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健宗彊能得
人周市徇地至狄狄城守田儋得為縛其奴從少
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
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也儋田氏當
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
儋率兵東略定齊地韓廣將兵北徇燕燕地豪桀
欲共立廣為燕王韓廣乃自立為燕王 周市自
狄還至魏地欲立故魏公子甯陵君咎為王咎在

陳不得之魏魏地已定諸侯皆欲立周市爲魏王
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
立魏王後乃可諸侯固請立市市終辭不受迎魏
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之立咎爲魏王市爲魏相
二年冬十月泗川監平將兵圍沛公於豐沛公出
與戰破之令雍齒守豐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泗
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之
周章出關止屯晉陽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滎
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刎軍遂不戰吳
叔圍滎陽李由爲三川守守滎陽叔弗能下楚將
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旦暮至
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兵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
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足
與計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
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爲上將田臧
乃使諸將李歸守守滎陽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
成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
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章邯別
將擊破之鉅人位逢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兩軍
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 二世數誚讓李斯居
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
爲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

之術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佗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務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故明主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則權不在臣下然後能滅仁義之塗絕諫說之辯嗽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如此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眾者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趙李良已定常山通鑑紀事本末卷一逐報趙王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七十八未能前秦將詐為二世書以招良良得書未信逐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令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因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趙王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二人獨得脫陳人秦嘉符離人朱雞石等起兵圍東海於郯

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颺羽佐章邯擊盜章邯已破
山逢擊陳柱國房君殺之又進擊陳西張賀軍陳
王出監戰張賀死臘月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
其御莊賈殺陳王以降 趙張耳陳餘收其散兵
得數萬人擊李良良敗走歸章邯客有說耳餘曰
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可獨立立趙後 鞏以誼可
就功乃求得趙歇春正月耳餘立歇為趙王居信
都 東陽寧君秦嘉聞陳王軍敗廼立 京駒為楚
王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坐法黥以刑徒論輸
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聚築交
通廼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為羣盜番陽 吳芮甚
得江湖間心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衆 數千人
番君乃以女妻之使將其兵擊秦 楚 景駒在
留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以往從景
駒道遇沛公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廐將 數以太
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 佗人言
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不去 公與良
俱見景駒欲請兵以攻豐時章邯司馬 將兵北
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寧君沛公引兵 四與戰蕭
西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攻碭三日拔之收碭兵
得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 拔之還擊
豐不下 廣陵人召平為陳王徇廣陵不下聞陳

王敗走章邯且至西渡江矯陳王令拜項梁為楚
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
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
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
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得二萬人欲立嬰為王嬰
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世之有貴
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
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謂其
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
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衆從之乃以
其兵屬梁英布既破秦軍引兵而東陳項亦西度

淮布與蒲將軍皆以其兵屬焉項梁亦凡六七萬
人軍下邳景駒秦嘉軍彭城東欲以梁梁謂軍
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
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
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
地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
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
雞石軍敗亡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雞石沛
公從騎百餘往見梁梁與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
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犇魏項梁使
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阮之還報

梁歸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由沛公亦往焉
居鄭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從說項梁曰
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而自立王入秦
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
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久今
君起江東楚蠡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
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得
楚懷王孫心於民間為人牧羊夏六月立以為楚
懷王從民望也陳嬰為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
盱眙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張良說項梁曰君已立
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為王益樹
木為游兵潁川

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使周
市出請救於齊楚齊王儋及楚將項它皆將兵隨
市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於臨濟下殺
齊王及周市魏王咎為其民約降約定日燒殺其
弟豹亡走楚楚懷王子魏豹數千人復佔魏地齊
田榮收其兄儋餘兵東走東阿章邯追困之齊人
與齊王儋死乃立故齊王建之弟假為王田榮為
相角弟閻為將以距諸侯秋七月大霖雨武信君

引兵攻亢父聞田榮之急廼引兵擊破之早邯軍東
阿下章邯走而西田榮引兵東歸齊武臣君獨遺
北使項羽沛公別攻城陽屠之楚軍軍漢陽東復
與章邯戰又破之章邯復振守濮陽環水沛公項
羽去攻定陶八月田榮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田
角亡走趙田間前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廼立儻
子市為齊王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章邯兵益
盛項梁數使使告齊趙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楚
救田假趙殺角間乃出兵楚趙不許田榮怒終不
肯出兵 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以私怨誅殺人
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

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也且陛下
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謂聽舉有不當
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陛下
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灑者待事事來有
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
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常居禁中趙高
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
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縣治阿房宮聚
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旨君侯之事君
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侍上不坐
朝廷常居深宮吾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

高曰君誠能諫請為君侯上問語君於是趙高欲
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閭可奏
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
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
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夫沙丘之謀丞相與
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
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
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
故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
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
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先使人按

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因上書言趙高之
短曰高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昔田常相齊簡公而取壽
竊其恩威下得百姓上得羣臣卒弑簡公而取壽
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仁
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矣而有貪欲無厭求利
一止列勢次王其欲無窮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
韓非為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必為變也二
世曰何哉夫高故官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
易心潔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
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
且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

勿疑二世雅愛信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
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
為是時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無已右
丞相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
羣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
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
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凡所為貴有天下者
得肆意極欲王重明灑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
矣夫虞夏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
姓尚何於灑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
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

八十四

李斯

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羣盜並起君不能
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無以報先帝次不
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佗罪二
疾劫自殺獨李斯就獄二世以屬趙高治之責斯
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
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百
功實無反心欲上書自陳幸二世寤而赦之乃從
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遠秦地
之陜隘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陰行謀臣
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飭政教官關士
尊功臣故終以脅持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蒙六

國虜其主立秦為天子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
死秦之疆更剋書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
獨秦之名此皆臣之罪也臣當死久矣上幸其
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
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安下十餘輩詐為御
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入
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死如前終不敢更
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石幾為丞相所賣
及二世所使案三川守由者至別楚兵已擊殺之
使者來會丞相下吏高皆妄為反辭以相傳會遂
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
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
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
乃以趙高為丞相事無大小皆決焉 項梁已破
章邯於東阿引兵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沛
公又與秦軍戰於雍丘大破之斬李由項梁益輕
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
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
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
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
疾行則及禍二世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
定陶項梁死項羽沛公攻外黃未下云攻陳留聞

武信君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孫引兵而東徙懷
王自盱眙都彭城呂孫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
沛公軍碭 魏豹下魏二十餘城楚懷三亡豹為
魏王 章邯已破項梁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度
河北擊趙大破之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夾
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
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
南棘原趙數請救於楚高陵君顯在楚見楚王曰
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
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
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
將以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 懷
王遣沛公西入關

三年冬十月宋義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
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
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
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
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闔秦蕭去
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義因下令
軍中曰有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狗彘彊不可使者
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
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餓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

皆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半救軍無見糧乃飲
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
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
舉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
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
卒而拘其私非社稷之臣也十一月項羽晨朝上
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
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
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
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
之齊殺之使栢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羽爲上
將軍 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遇剛武侯奪其重
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武蒲軍合攻秦軍破
之 章邯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
鉅鹿鉅鹿城中令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
陳餘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
餘使張騫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
今王與耳且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
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
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
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
以凶委餓虎何益張騫陳澤要以俱死餘乃使騫

澤將五千入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齊師燕師皆來救趙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甃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大破之章邯引兵却諸侯兵乃敢進擊秦軍遂殺鯨角虜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曰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於是趙王歇及張耳乃得出鉅鹿城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暨陳澤所在疑陳餘殺之數以問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為重去耳張耳亦愕不受陳聞大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獨與麾下所善數百

人之河上澤中漁獵趙王歇還信都春二月沛公
北擊昌邑過彭越越以其兵從沛公越昌邑人常
漁鉅野澤中爲羣盜陳勝項梁之起澤間少年相
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爲長越謝曰臣不願
也諸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曰日出會後期者斬
曰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
老諸君彊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
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
是越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皆大驚莫敢仰
視乃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遂助沛公攻昌
邑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過高陽高陽人食其

家貧落魄爲里監門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
人食其見謂曰諸侯將過高陽者數十人吾問其
將皆握齷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吾聞沛
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
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
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
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
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弟言之
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說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
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
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

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又奚以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偏是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以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糧粟三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墨兵攻之巨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爲廣野君酈生言其事商請商聚少年得四千人來屬沛公沛公以爲將將陳留兵以從酈生常以說客使諸侯三月沛公攻開封未拔西與秦將裨熊會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之以徇夏四月沛公南攻潁川屠之張良遂略韓地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度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洛陽東軍不利南出轘轅張良引兵從沛公沛公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六月與南陽守齟戰犍東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

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
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到其舍人陳恢曰死未
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
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
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
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
矢咸陽之約後有疆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
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而諸城未下者
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
善秋七月南陽守齟降封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
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鯁衣侯王陵降還

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銜與借攻北鄴皆降所過
亡得鹵掠秦民皆喜 王離軍既沒章邯軍棘原
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三卅使人讓章
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
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遂走其軍不敢
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王軍報曰趙高
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妬吾攻
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遣章邯
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
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
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

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
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護日久今事急
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
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部有功亦
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
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
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
王其地南面稱孤北馳與身伏鈇質妻子為戮乎
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
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軍戰再
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于汧水上大破之章邯使
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雷下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
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毋虛上已盟章
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地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
王置禁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
初中丞相趙高欲專主事權恐羣臣不聽乃先設
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何謂
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也高或
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灑後羣臣皆畏高
莫敢言其過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為也項羽
虜王離等而章邯等軍數敗下書請益助自關以
東大抵盡畔秦吏應諸侯咸率其眾西鄉八

月沛公將數萬人攻武關屠之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及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欲易置上更立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乃使郎中令為內應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迫劫樂毋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

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兵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自秦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王

如故便乃立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於南宜
春苑中九月趙高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
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
恐羣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
滅秦宗室而分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
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則殺之高使人
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
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
遣將將兵距曉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
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使鄼
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

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

七十四

七

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
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曉關踰費山擊秦
軍大破之監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以高祖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
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
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
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賈誼論曰秦以區區
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
后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官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
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
異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一

